

阮元擘經室遺文續補

陳鴻森*

阮元（1764—1849）為清代學術重鎮，《清史稿》卷三六四本傳謂阮氏「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斗焉。」歷官山東、浙江學政，浙江巡撫，兩湖、兩廣、雲貴總督等。所至以興學教士為急。好著書，所著如《經籍纂詁》、《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疇人傳》、《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兩浙輶軒錄》各種，皆世所不可少之書。另校刻《十三經注疏》，編輯《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霑丐來學，迄今未已。

阮元所撰文集，每數年輒結集付刊，凡《擘經室》一集十四卷、二集八卷、三集五卷、四集二卷、續集五卷、再續集四卷（其詩作部分不計）。顧其遺文、序跋、書翰等未入本集者尚多，向披覽群籍，時或有見，輒手錄之，積久漸富。二〇〇一年，曾就所錄阮氏遺文百數十篇，釐為《阮元擘經室遺文輯存》三卷，刊於《大陸雜誌》第一百三卷；¹ 其後續有所得，先後有〈續輯〉、〈再續輯〉、〈拾補〉之刊。² 比復從阮氏墨蹟、群籍序跋等，續得若干首。二〇〇八年十月，余赴揚州，謁祁龍威老前輩，先生一見，即以阮氏〈旌表孝行楊君家傳〉一文惠示，並勉余早日成書，且感且愧。上海圖書館梁穎先生復以館藏阮氏與陳雲伯、陳曼生手札十數通見示，不啻百朋之賜。滬上友人虞萬里、柳向春兩兄亦各鈔錄所見以贈，俾余所集，能稍得其全。今合諸家所詒，錄而存之，凡四十一篇，為〈阮元擘經室遺文續補〉。倘得四方同好，鈔示愚所未見，更所殷望，翹而企之。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傅斯年圖書館館長、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合聘教授

¹ 陳鴻森〈阮元擘經室遺文輯存〉，2001年，《大陸雜誌》一百三卷，1—6期。

² 陳鴻森〈錢大昕、王鳴盛、阮元三家遺文續輯〉，2003年，《經學研究論叢》第十一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285—315。〈阮元擘經室遺文再續輯〉，2007年，北京大學《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九輯，頁272—280。〈錢大昕、王鳴盛、阮元三家遺文拾補〉，2007年12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十七卷四期，頁155—185。

目 次

寧波府重修學宮碑銘	珠湖草堂圖跋
重修南昌府學碑記	秋山霽色圖卷跋
南昌府進賢縣考棚記	顧亭林手札跋
刻漢晉洛陽宮城圖序	國朝名人詞翰跋
新安縣志序	梅蘊生載碑圖卷跋
顏氏家誠序	與陳雲伯書（十三通）
花韻軒詠物詩存序	與陳曼生書
芙蓉池館詩序	與錢梅溪書
小萬卷齋文稿序	與孔繡山書
顏氏家藏尺牘題詞	與梁茝林書
古器款識跋	與張南山書
歷代名畫集冊跋	旌表孝行楊君家傳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卷跋	贈河南道監察御史何君墓誌銘
米家雲山得意圖卷跋	童母陳太恭人墓表
宋游昭春社醉歸圖跋	

寧波府重修學宮碑銘

昔先王學校之置，秋冬學羽籥，而春夏學干戈。古注以爲羽籥，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則文武之同習于學也明矣。自宋仁宗始立武學，而熙寧五年樞密請重建，招置生員，以百人爲額。自是紹興、洪武皆舉行舊典，其制略仿唐代，尊太公爲武成王，以留侯張良配享；復選古名將，備十哲之數。其意若以專設分置，爲足重武事，不知于先王立教之本固已荒矣。

我朝規模宏遠，一洗漢唐科制陋習，所期于通經學古之士者，必以三代爲歸。凡武鄉舉之制，其事即隸于橫宮，而後知入學鼓篋，原非徒以習拜跪、談心性爲足，以畢儒生之能事也。

寧波郡地濱海，金塘、蛟門尤爲劇盜窺伺之所，官其地者，固當堅明約束，以精團練、申保甲、公賞罰爲能名。而土著之士，莘莘俎豆，復無負明倫親上之旨，則學校之講求宜亟矣。

嘉慶八年，余按部至甬，上謁大成殿，知教授丁杰方以重修學宮之議，謁提督李公長庚。李公倡之，因復請于寧紹台道牆君見羹，署知府事楊君兆鶴，率六屬知縣共捐貲，以襄厥事，并命教授董其成。自堂廡階砌，以及藏主之龕、省牲之所、觀德之亭，靡不畢舉。其舊所弃笙鏞諸禮器，久亦殘闕，存者復不合律度，將以餘力改而張之，其意可謂勤矣。而版築之事，先于某月某日落成，以余在甬時曾嘉其志，書來求記。因思同安李公方以勇智之量掃滅海寇爲己任，而復能雅歌投壺，以修廢興墜，爲國家儲賢豪之助。

夫四明亦人才輩出之地，宋咸淳中，太學增試宏詞科，而寧波一郡，時則有若王璧、王應麟、王應鳳者，同與其選。一家如是，則一郡可知。斯學之成，將必有文武忠孝、奇才異稟之士出而應當世之求者，余不能無厚望焉。因書之以爲記，乃銘曰：

文教既敷，武功宜肄。桓桓受成，偕偕從事。松柏有度，金絲斯備。式彼海隅，民之攸暨。非法何觀，非賢何利。德之不孤，集于群議。海水恬波，鳥夷賓至。鑿石勒成，以昭盛治。

嘉慶乙丑嘉平。（錄自章國慶編《天一閣明州碑林集錄》）

森按：原錄文字、句讀，間有誤處，今逕改正。

重修南昌府學碑記

南昌府學，按《志》，晉太康中，胡淵守郡，建學郡西；唐光啓十三年，御史中丞杜亞鎮豫章，遷學城北。宋治平二年，知洪州施元長徙州治東南，今學基是也。明嘉靖三十年，知府饒相拓學廟前爲櫺星門，廟後爲明倫堂、賜書樓，翼以齋宿、號舍、祭器庫、宰牲瘞血之所。有堂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崇禮、敬義，有閣曰上達。其後，知府盧廷選劃西南隅，建官廳五，坊三，曰聖學心傳、興賢、育才，又建坊曰大成於甬道，前瞰湖岸。崇禎八年，知府沈匡濟廣啓聖祠，樹戟門，立名宦、鄉賢二祠，制日以備。未幾，燬於兵。

大清順治九年，提學趙公函乙倡修正殿、廂廡、啓聖祠、明倫堂、櫺星門、大成坊。康熙二十二年，提學高公璜續修講堂、會文堂、學舍、庖廡廐庫，門前爲東西兩觀。雍正四年，巡撫裴公率度按部，頒圖籍，置禮器，教生徒用樂舞釋奠。自宋治平至此，七百餘年，基址

不易。雖更兵燹，而堂祠樓閣，名目具存，丈尺廣狹，可考而得。唯民居屢入至三百餘家，未易修復。

乾隆五十五年，糧道陳君蘭森，率甯州紳士陳密，重修大成殿兩廡；豐城呂林育、南昌許世奇、奉新羅冕，分修崇聖殿、明倫堂、魁星閣，以羅冕兄子允叔、孫官福董其事。允叔偕郡人請〈記〉於巡撫姚公棻，姚公詢悉舊制，欲清釐以復其始，檄南昌知府林其宴履勘，侵據者漸遷。次年，巡撫陳公淮飭司道府縣續勘，皆徙去。鄉人皆踴躍捐貲，度地營建，於明倫堂東爲文昌宮，又東爲文昌先代殿；殿後爲五賢祠、邵公祠；殿前濬墨池，仍黃柑園故蹟也。又東爲忠義孝弟祠，又東爲土地祠。明倫堂西爲尊經閣，又西爲射圃。大成殿東西爲長巷各一，巷東爲賜書樓、志道堂、依仁堂、崇禮堂，前爲教授署；巷西爲上達閣、據德堂、游藝堂、敬義堂，前爲訓導署。又西爲節孝祠，爲講堂、大成門。左爲名宦祠，右爲鄉賢祠，祠前皆爲官廳。中爲甬道，前濬泮池，爲橋曰月橋，爲二坊夾池，北曰泮宮坊，南曰櫺星門。其旁左爲門二，曰禮門，曰德配天地。外東爲魁星閣，前爲府學總門，右爲門二，曰義路，曰道冠古今。西爲御碑亭，爲宰牲亭、會文堂。又西南爲巷門，宮牆左右，立「住轎」、「下馬」牌石。爲坊三，前曰聖學心傳，左曰興賢，右曰育才；又前爲坊，曰大成。合先所修大成殿及左右兩廡，廡後祭器、樂器兩庫，殿後明倫堂，堂後移建之崇聖殿及左右兩廡，計南北袤六百五十五尺有奇，東西廣四百九十五尺有奇，繚以周垣。始自乾隆五十五年，至嘉慶九年落成，凡用銀十三萬兩有奇。其程工或一人獨任，或數人同任，或合邑眾任，其費皆任工者自董之；其司始終規度之任者，今檢討羅允叔也。

嘉慶二十一年，元方巡撫江西，官紳重刊《十三經注疏》宋本，藏之尊經閣。允叔請記，爰備書因革建置始末泐石，俾後有所稽考；并令爲圖於碑，附書捐輸司事者於後焉。（錄自同治《南昌府志》卷十六）

南昌府進賢縣考棚記

縣故無考棚，乾隆戊辰，向知縣德一因傳宮保府舊址改立曲水書院，每歲科縣試，童生羣萃於是。顧歷歲既久，屋舍多傾圯，且人數歲增，湫隘不能容，當事屢籌移置他所，卒不果。

嘉慶丙子，庠生黃敬業、監生黃金鐸闔族人等，於書院西邊捐地一區。廩生萬叔權、庠生萬達權、監生經權兄弟，獨任其資，創建考棚，棟宇翼然，分列八進，前後坐號，計容千

二百餘人。庠生張文賓襄其工，經始於丙子春二月，竣事於冬十月，費七千緡有奇。其踴躍急公而爲是役也，亦可謂好義之士矣。

葺工之後，己卯年，周知州澍具文來請予志其緣起年月，勒石以昭示永久。周知州，予昔督學浙江所取士也。二十一年，元撫江西時，檄其攝縣事於進賢，有賢聲。又率紳士成此事，故元於公案中批此事曰：「紳士尙義，官亦得民心，是以成此善舉，均堪嘉獎。」蓋知其必能葺工也。（錄自同治《南昌府志》卷十一）

刻漢晉洛陽宮城圖序

余於嘉慶十五、六年間，在京師文穎館總閱《全唐文》時，《永樂大典》多移在館，有館中供事鈔得〈東漢東都城圖〉一紙、〈西晉洛陽京城圖〉一紙、〈後魏洛陽宮城圖〉一紙、〈金墉城圖〉一紙。余閱而喜之，亦不能究其從何處鈔出，遂令照鈔數紙，知此圖非後人所能造，必唐以前人舊書中之遺蹟也。有此圖，則讀漢、晉、魏書者皆瞭然於南北前後城宮殿觀，不必推測矣。恐日久圖失，刻之於板，以貽讀書人尋繹而自得之。隋文選樓主人識。（錄自阮刻《漢晉洛陽宮城圖四紙》）

森按：此文承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虞萬里教授檢示，書此致謝。

新安縣志序

新安，漢博羅縣地，晉咸和六年置東官郡治寶安縣，隋廢郡，屬南海。唐至德二年，改名東莞；明萬曆元年，析東莞置新安縣。國初省入東莞；康熙八年復置。當分析時，縣境與東莞犬牙繡錯，其四至八到，舊志不能核實。廣東沿海州縣，皆抵海而止，唯新安一縣內洋島嶼下有居民，與他所不同管轄。市墟又有土著、客籍之分，舊志亦略而不著，此縣志所以當重爲編輯也。

我朝重熙累洽，政教覃敷，舉凡政經、海防、風俗、人物，久道化成，日新月盛，而記載闕如，非守土者之責歟？昔者昌黎至始興，即索圖經；朱子守南康，先徵郡志，豈非爲政者之先務乎？元蒙恩節制兩粵，有重修《廣東通志》之役，於是新安舒令懋官與邑之紳士，重輯縣志，聘西江王明經崇熙爲總纂。書成，繕寫呈閱。是志於疆域、道里、土客、戶籍，以及山川、人物，瞭如指掌，校之舊志綦詳焉。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序》云：「古今言地理

者凡數千家，尙古遠者或摻古而略今；采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斯編酌古徵今，繁簡有法，可免於吉甫之詆訶矣。嘉慶己卯。（錄自阮元等修《廣東通志》卷一百九十二）

顏氏家誠序

予于乾隆癸丑、甲寅間兩至曲阜，謁顏子廟時，復聖裔顏公崇榘爲四氏學官，總教孔、顏、曾、孟之子弟，彬彬然博文約禮，有先儒風。旋以卓行薦于朝，除興化縣令尹。桑梓之地，得賢者治之，實深幸焉。

嘉慶三年夏，顏公以其曾祖考功修來先生《家誠》四卷見示。予受讀之，訓辭深厚，文義樸茂，知其忠孝所由來者舊矣。顏公乞予校訂付梓，爰以是秋刊于浙江節署，而屬其備錄忠烈、孝靖、考功三代事蹟于後，俾吾鄉士民及樂圃後人皆有所觀感焉。後學儀徵阮元序。（錄自顏光敏本書卷首）

花韻軒詠物詩存序

詠物之體，濫觴于荀卿之賦蠶，風舟于屈子之頌橘，由是鷓鴣鴛鴦、落花春草，紛紛不一。至李嶠、謝宗可，始專爲一集，其刻畫微至，直欲使難繪之神，靡不畢露而後已。

歙縣鮑君以文，少有書癖，蒐羅繁富，凡古人之長箋小疏，譚言賸語，一一掌錄。中朝開四庫館，進書至七百種以上，名動當宇。因刻其所得《知不足齋叢書》二十餘集，雖明人如虞山毛子晉，無以踰之，余贈詩所謂「當世應無未見書」者此也。中年後，尤耽吟諷，杖笠所至，一草一木，流連竟日。如〈夕陽〉一題，多至二十詠，可謂極體物之妙矣；而隸事淵雅，即于小注中見其一二。因哀爲《詠物詩存》一冊，請書其緣起。

余思君生清時，無荀卿、屈子之境遇，而又不若李、謝之切切於時名，模山範水；獨標沖澹之旨，不斬名而名自至。昔鮑清風以孤雁一篇，至今口之不置；若斯之多且美者，後之人宜若何矜惜之邪！今君年近八十矣，因書此以爲之壽。嘉慶十年，揚州阮元序。（錄自鮑廷博《花韻軒詠物詩存》卷首，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芙蓉池館詩序

道光癸未，觀兵西粵，訪芙蓉池館，頗治亭榭林茆，鑿山股泉，髣髴城南韋、杜。問主人，則泛棹蒼梧。遣信，期會於西江之舟中，相視而笑，忻然恨相見之晚，遂維舟同返仙城。

余時都典嶺南，累閱歲紀，托聖人福賴，邊陲綏靖，海不揚波，七萃踞琴，兩甄踰鞠。放衙無事，與星橋及二三賓佐，彈棋讀畫，說鬼談諧，備極詼譎。偶拈毫分韻，星橋才思敏捷，不事彩鏤，俄頃可成。因出其近作古今體見示，清水芙蓉，脫去雕琢，其警宕處，亦復連玃瓌璋，始信星橋非特善畫，尤工詩，星橋之詩幾以畫掩矣。余嘗譜《萬研圖》，集萬石君於小琅環仙館，玉海、金陵、馬肝、鵲眼，不下二千餘種。因仿李衛公置硯故事，屬星橋爲之結隣。更集天下名山勝水，各繪爲圖，作一室臥游之具。欲令撫琴一弄，眾山皆響，雖山水之怡我情，亦星橋之技進乎道耳。

畫家有三品、四格、六法，與詩意原可參悟，各行其是而不必盡同。星橋擅李思訓數月之功，得吳道元一日之蹟，以胸中之邱壑，抒筆底之煙雲，即以意匠之蟲魚，發詩情之藻績，彙董、米、徐、黃爲一體，更合溫、李、元、白爲一家。遣畫滄浪，楓生壺公；偶然題壁，曲唱黃河，是則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率天籟之自鳴而喁於調刀者也。

星橋師承家訓，其尊翁梓園公，品學端方，丹青之妙，實當代荆、關。每挾技游京洛間，公卿無不倒屣。後之楚，星橋侍，楚人爭授館焉。遂以疾終於楚，厝於紅山之西偏，歷十年矣。嘉慶丁巳，白蓮蠢動，楚氛猶惡，星橋毅然賦〈從軍行〉。不逾時，大兵告捷，未得上首功議敘，總戎惜之。先是，星橋少壯時，讀書餘暇，好馳馬試劍，猿臂善射，絕有力，能開兩石弓，尤善擊刺，馬上奪稍，辟易千百許。假令時會所值，得于役軍諮從事，不難邀尺寸勳，紆施青紫，宏濟偉略。乃所如不偶，竟長此陸沉，豈彼蒼忌才，直以雞肋網鄭虔耶？抑肉食者鄙，固不肯令清貧食肉耶？厥後星橋既倦游，且以尊公窀穸未卜，扶歸輜輶於家。舟過洞庭，巨浸稽天，風濤大作，星橋撫棺號慟，期以身殉，風爲之平。瞿塘水退，敬爲庾公，其至孝之感歟！

從來詩歌發於至性，未有至性不存而能詩者，此又其所大彰明較著者也。星橋作詩，迅筆疾揮，多不屬稿。即有稿，亦頗不存，散落如秋風敗葉。其友人收合餘燼付梓，請序於余。昔謝玄暉好獎勵人才，孔顗未知名時，稚圭令草讓表，玄暉見賞，手自折簡寫之，遂與稚圭共相獎掖。星橋詩畫之名，傳播海內，本不須僕口繪，而區區不敢藏善之衷，亦猶是元暉、

楊詡之雅意也，爰以渺論弁首，而爲之敘云。道光丙戌秋八月，芸臺阮元序於零陵舟次。（錄自羅辰《桂林山水》卷首）

小萬卷齋文稿序

涇縣朱蘭坡宮贊，學術淹通，文采煥發，元於嘉慶十五、六年與同國史館，即深知之。泊元奉使出京，聞宮贊忽謝坊局，就館吳門，奉養終制，竟不復出。夫紫陽書院，大地也，宮贊掌此垂二十年，以指日館閣之聲華，甘久坐皋比於經史，使非以孝爲之本，以靜成其高，何以能使多士師之如此？

壬寅夏，因梁茵林先生之招，來揚州，元因得見案頭寫本文一帙，雖篇葉無多，而可覘全量。前數篇說經之作，如腓字、手弓諸解，皆最徵實精確；後半詮發節孝等事，允爲名教之用，非空論也。以此教士，將見學者皆從真實處用力，非徒以時藝科名爲效。若然，則宮贊何自蚤退，不自置身於通顯哉！壬寅夏四月，揚州阮元識於節性齋，時年七十有八。（錄自朱培本書卷首）


顏氏家藏尺牘跋

曲阜陋巷三顏，元用《明史》載四氏入〈儒林〉之例，修〈孔顏曾孟傳〉入《國史儒林傳》。元以漕督出京，後來者不知何故皆刪之。顏考功在國初一時名公皆與往來，尺牘積至數百家，考功曾孫崇渠藏之，屬桂未谷馥裝於京師。

昔元乾隆間督學山左，顏運生、桂未谷皆爲教官，有品學，元皆以明吏治薦之。後運生選吾鄉興化縣，有政聲，又頗收羅鍾鼎書畫。及歿，而後人并此尺牘之冊亦不能守。今歸堯齋年丈處，數十冊無恙。戊戌春，見於京師，題識冊端。阮元書，時年七十有五。（錄自上海圖書館藏《顏氏家藏尺牘》冊八）

森按：此文承上海博物館柳向春先生錄示，書此致謝。

古器款識跋

此第八頁之器，陳曼生爲予購得之。予細審之，實是「鉶」字。《說文》：「鉶，似鍾（今訛鐘）而頸長，酒器。」此器實長頸，作形，可知鍾之形同此，但頸短耳。《說文》此字次

于酒器「鍾」字之後，與樂器之「鐘」相隔甚遠，可知確是酒器，訂今本小字之「鐘」爲誤也。此一字可以補〈釋器〉，可以訂《說文》，極佳器也。（《博古圖》等書從無鉗之一器，此可益之。）阮元識。（據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本墨蹟彙錄）

歷代名畫集冊跋

道光癸卯正月念日，余八旬生辰，一時親知皆有餽贈，悉謝不敢納。惟門下士浙省張君叔未餽余周之虢叔鼎一、宋元畫幀十二。揆彼之意，鼎取其壽同金石，畫軸取其天地山川樹木精神常在，尤爲壽之徵。昔董思翁云：「黃公望九十而貌若童顏，文徵仲八十而書蠅頭楷法。」余何德以堪此畫冊？結構、精神、章法各極其妙，且嘉其爲數百年前之物，更爲希世之珍焉，因喜以誌之。道光甲辰正月，頤性老人元重裝記之並跋。（錄自李佐賢《書畫鑑影》卷十二、龐元濟《虛齋名畫錄》卷十一）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卷跋

右《神仙起居法》，五代少師楊凝式真蹟，曾摹入《停雲館帖》，又載張氏《書畫舫》。今以停雲本勘之，真毫髮無訛。後有米友仁審定及釋文，及商挺留夢炎跋。其釋文，文氏以爲宋高宗御書；與石刻對勘，用筆微異，疑入石時稍加潤色，不足爲真蹟病也。衡山又以留跋稱「野齋」者爲李謙，而非郭昂。考之《元史》，良是。唯宋時標綾上尚有「西秦」、「張氏」、「家藏之寶」、「永興軍」、「節度使之印」五印，小大相貫，疑出一姓，而文、張兩家均未詳考。

案《宋史·地理志》載宣和二年詔永興軍守臣等銜，不用軍額，稱京兆府。又馬貴與《輿地考》，載建炎二年金兵至永興，張浚合兵四十萬，敗於富平；三年，浚復取，旋復失。則紹興以後不得有永興軍節度使可知。又《宋·高宗紀》，載建炎二年金聞高宗在澶淵，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徽來召，宗澤命壯士射之，徽乃遁。則所云「西秦張徽」，豈即《黃潛善傳》中劾潛善之中丞張徽，自宋入金者歟？果此，則又在思陵祕府及悅生賈氏之先。或疑入韓侂冑家者，妄矣。但不知當日何以自西而東？《金史》文獻缺略，無從是正。

是卷自停雲以入清河，又入墨林。今尚是墨林裝池，白玉籤克絲包首，皆是舊物。填漆槩式盒子，漆書「楊少師散僧入聖，微妙可知」等字，皆是項氏特地製作，珍惜有加，真希

世之寶也。卷內未見衡山一跋，乃摹帖時未經裝入，非關失去；至《東坡志林》、《山谷題跋》數則，是清河著書時所考，故退居真蹟之後，亦非失之也。

甲子年，余友何君夢華自蘇州持來，爰即購之，并考之如右。丙寅秋，額約齋太僕見之，以爲此卷震耳已久，寓目爲幸，展玩臨摹，不忍釋手。余乃屬錢君梅溪鉤字勒石，錢君竟以紙墨沈黝，不能下筆。太僕復自運精意，以極薄桃花紙蓋摹背硃，竟得其全神，毫髮無減，欣賞不已，洵有過於停雲本也。刻既成，并屬余記其始末如此。嘉慶丁卯，揚州阮元跋。（錄自李佐賢《書畫鑑影》卷一）

米家雲山得意圖卷跋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偕南海吳荷屋年兄放舟至北顧山，登凌雲亭。是日風從東南來，雲雨滿天，低涵江水。金、焦兩山雲氣左右競出，亭中雨濕，幾不能坐，談及米家《雲山得意圖》。日暮歸舟，荷屋即出此卷於行篋中，似預知此日登山看雲而得意者。揚州節性老人阮元識。

董思翁謂淘洗宋時院體，而以造物爲師，固已；然尙有筆墨痕跡，未若吾家石畫，畫雲處真造化手也。（錄自吳榮光《辛丑銷夏記》卷二，又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五）

宋游昭春社醉歸圖跋

此卷確是宋人真蹟，其落款四字尤蒼莽可喜；項氏跋、印皆佳，惟子京標題爲「秋林醉歸」，未確。余曾見南宋人《春社醉歸圖》，與此相似，一童子噉果牽牛，一老者簪牡丹一枝，伏於牛背。與此相較，不知誰先誰後？此所簪花亦是牡丹，若秋日安得有此大花？子京所標，乃臆爲之，而不知宋人多有此圖也。但其誤已久，不可改削，姑記其原起如此。（當改稱曰「春社醉歸圖」）此乃乾隆間辦《石渠寶笈》時誤挑落者，惟時落者每以分賜諸王大臣，元亦曾被賜數件，今敬藏於家。道光十六年，阮元從吳氏筠清館得觀并識。（錄自吳榮光《辛丑銷夏記》卷二）

按項元汴曰：「游昭，宋紹興間人，居京口。工水墨山水，尤善畫牛，師法李唐；其合作者，可與唐並驅爭先。昭亦自重，不輕示人，故其蹟傳世者甚少，此適僅有觀者。」見吳《記》卷二。

珠湖草堂圖跋

此畫氣韻深靜，乃元明間人所作，「趙元」二字審是近人僞署，非真款也。此卷舊藏吾鄉江秋史侍御（德量）家，後歸曲阜顏運生（崇槩）。今運生寄以贈余，時嘉慶七年立夏日。揚州阮元記。

吾家舊住揚州城北四十里之公道橋，爲高郵鹽社湖之西岸，湖水淪漣，芰荷千頃，稻塍漁舍，頗無俗塵。家有珠湖草堂，爲王考琢庵將軍詠遊之地，欲圖之，無好畫手。今展此卷，柴門臨水，帆影依山，酷似吾鄉風景。細審題款，本屬僞託，安知非數百年前名手爲吾鄉畫此草堂耶！因即名之爲〈珠湖草堂圖〉，可謂武斷于鄉曲矣。阮元跋。（錄自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十九）

秋山霽色圖卷跋

董文恪公繪事爲本朝一大家，以久直內廷，故傳世者少，且致贗蹟亂真。元奉勅編定石渠書畫，得觀公之墨蹟，巨幀逾丈，小冊入握，不下數十百種。山水用細皴，樓閣多界畫，直是北宋以上法。此卷爲法時帆前輩所藏，雖略仿檀園，而魄力、氣韻過之遠矣。乾隆壬子，阮元謹跋。（錄自端方《壬寅消夏錄》〈國朝九〉）

顧亭林手札跋

此冊內顧亭林先生筆札最多，且當年萊人姜元衡誣訐其舊主詩獄，亭林赴歷城質對之事，各詩札內言之甚詳。昔桐城胡雋君撰《亭林年譜》，其書不知今在何處？但載此事，或有可以互相補足者也。先生自署名及印皆炎武，昔萬壽祺送亭林〈秋江別思圖〉，題亭林舊有圭年之名。按亭林初名絳，後改圭年，至炎武三易名矣。圭年之名，人罕知者。道光十八年春，阮元識於京邸節性齋，時年七十有五。（錄自上海圖書館藏《顏氏家藏尺牘》冊二）

國朝名人詞翰跋

此二冊不但爲諸名公一時手蹟，且其中事蹟、詩句多有可採。若以各家本集相校，必有集中未載之詩；其無集者，更可寶也。筠軒年兄當校而識之。阮元。（錄自洪氏小停雲山館刊本《國朝名人詞翰》卷下）

梅蘊生載碑圖卷跋

江都縣東北灣頭鎮，即茱萸灣，河西禪智寺在焉。余以爲張祜詩「禪智山光好墓田」，山光寺亦當在相近之地。艤舟河畔，登東岸，見小菴，扁鐫「福慧寺」。心疑本是山光寺，問之老僧，云：「前代僧傳聞本是山光，不知何時改今名？」余遂書「隋山光寺」扁，刻石易之。此嘉慶間事也。乃今知蘊生兄于近年得唐田氏墓石，銘文上有「墓在山光寺」之句，得石之地去寺甚近，可證余前改扁之非誤矣。道光十九年，阮元書于雲山小閣。

今年春，余家珠湖草堂農人，得南宋人墓磚，磚有「江都縣太平鄉」字，知其地爲宋太平鄉，亦快事。（錄自端方《壬寅消夏錄》〈國朝九〉）

與陳雲伯書一

焦山之遊甚適，奉別後風帆頗順，且船窗涼爽，與松寥水閣憑欄相似，到此乃覺如此走法極是，較之廬鳳陸路之炎歊、常玉淺灘之暑滯，迥不同矣。焦岩題名一紙，寫成希付刻。此遊似應有詩，然連年韻語無興，頗不似當年暢於抒瀉，此亦衰老之徵也。題名中著明淵源者，嫌於本地大紳與令尹同遊也。茗花甚雅，已試之矣。外有致杭州許親家母書一封，托確寄去，內即言《金石志》之事。再，生頗愛太湖中之洞庭山，昨聞梅叔云，裴之夫人即洞庭人，生有所言，已囑梅叔達之裴之，希留意焉。肅此，并候即佳，不具。雲伯年兄父臺，生阮元頓首。

與陳雲伯書二

前收到書件，曾經奉復，想已入覽。茲瀆者，陸通在淮，冬春之間尙閒，伊今走謁槩堂，仰希照拂，乞言奉致。此人近年在生處，頗爲實心出力，亦年兄所素知也。此致，并候。不具。雲伯年兄，生阮元頓首。冬至日。

外摹唐六如〈同心合意圖〉一軸奉贈，又及。此圖畫法甚奇，若爲詩，竟難說得明白，除非題目敘得明白方好。

與陳雲伯書三

靈岩春望極佳，諸多攪動，謝歎之至。應作之詩，尙匆匆不及唱渭城也。茲特專弁來蘇，奉詢二位封王使者過蘇，撫藩諸君何以相待？一切乞詳爲示知，以便過餘杭時仿照辦理。石琴已入幕矣。草此奉達，并候即安，不具。雲伯年兄，生阮元頓首。

與陳雲伯書四

接到手函并〈游岱詩〉、〈寄阮集〉，反覆諷詠，馳情結念，何遙深也！

《海運考》元元本本，頗有出乎元外者。此事殊可行，而殫於改作，究以船少之故。至于膠萊河斷不能通此地，元曾駐輿於廣，咨訪再四，萬無通水之理；濟寧上下爲分水之脊，所以能南北分流者，以有汶水自泰山來，足濟之也。此地則但若馬脊而已，實無大源可以設牐遞蓄，故膠萊河萬勿論矣。今年南中漕更難辦，穀價甚賤，實爲好事，獨不利于卹丁耳。

前所言南中好兒女，實爲兒女之故。六女九歲，七兒七歲，皆極敏慧端好，江南有相宜者耶？暗中留意，勿明言也。曼生之女較七兒過大，故不說也。此致，并候近祉，不具。雲伯年兄，生阮元頓首。

生近遷寓內城東四牌樓驢市胡同劉佩循宅內。

與陳雲伯書五

梅炎麥秀，近惟興居安善爲頌。舒孝廉來，接奉手書，知悉一切，所有裏言已與舒公面語矣。京中萬柳堂爲康熙鴻博宴集之所，近日朱野雲種柳栽花，頗有咫尺滄洲之趣。生有句曰「蘆芽戢戢柳~~穆穆~~，一水縈回染蔚藍。但是鷺絲飛到處，管教風景似江南。」生之近遊屢在此處，二十年來無此樂矣。

榜前集碩學二十餘人于此，惜止趙春沂一人中式耳（榜名鉞）。生近與時帆先生爲西山之遊，亦有詩，匆匆未及鈔寄。前蒙寄《寄阮集》，其中〈選樓〉五古一首，未及易安等事，與選樓不倫，當刪改之。曼生已補溧陽，甚善。槩陽以頂真辦事而致梟變，然則尙將獎梟徒而責賢令尹耶！此致雲伯年兄，生阮元頓首。

與陳雲伯書六

使來，面詢起居安吉，侍奉萬福爲慰。見屬之說，當便中致之，外附去拙論二篇。其論書法頗自矜，以爲非今人能及知。在京時，桂香東持示詒晉齋，詒晉齋爲之搖首。然自從一見此論，即不寫歐字，驟變而寫虞，良由不肯破除晉派，亦自知歐非王出，尙不以此論爲全謬耳。至于北派書法，近今惟高爽泉天分學力足以名家，其將來成就身分總在山舟、夢樓兩家之上，特無位且名未顯耳。乞以一帙示之，并道區區之意，使從吾說而無疑者實有能手，不亦美歟！此致，并候近佳。不具。雲伯年兄，生阮元頓首。

石庵先生亦全是閣帖耳。

與陳雲伯書七

前兩次得寄來詩本，甚爲鉅觀。近日姑蘇光景，想不似菊花開時，賢者當可各得展布近狀，如何。曾有補期否？

生春間爲惠漸閱兵之行，近始回省，一切安善。此間氣候，花木田稼，迥非嶺北，未歷者見其種種可詫耳。詩一本奉塵，句不足存，聊寄十年之性情踪跡，大雅可一覽而得之。僅印數本，未給外人，勿與外人看也。草此，奉候興居，不具。雲伯年兄，生阮元頓首。三月廿七。

與陳雲伯書八

去秋尊作〈花影吹笙圖〉詞，今失其稿，乞錄一紙，由學寄來。《竹垞小志》已將刻成矣。此致，并候。元頓首。

與陳雲伯書九

生於十二月初到京，初六出京，今已接楚印矣。蒙諭「本欲放爾兩江，但爾江南人也」。生往楚中，亦頗惆悵，事非易辦，不敢以輕心掉之。鞠翁人謂其才勝于德，余謂其德勝于才，以彼用情世故，並非大險，即操守在前三十年算是廉吏，惟事極顛倒錯亂，才不足以定之。即如葦蕩，愚者不爲，而受人欺；竹香之事，大舛不顧，大漏不塞，蘇家山若非泰山之雨，必誤全漕。方榮升案，如果虛心依我言，在江寧密訪，可早破三個月。凡此，皆余與四年共事而知之者。彼其轉敗爲功，因短見長，皆時運爲之，非才之故也。近來江省風氣又必更變，究竟如何，便中示及。補缺之期約在何時耶？肅此奉達，并候即佳，不具。雲伯年兄，生阮元頓首。

葦蕩之策尤誤，宇宙之財祇有此數，此有所增，則彼有所絀，焉有歲增四十萬之利，而不問絀在何處者乎？幸此增利是謊，若真則更誤國矣。

與陳雲伯書十

精舍碑二分送上。去年九卿中有一人言此碑不宜刻，爲標榜者。斯言是耶？非耶？存以參觀，未始非諍語也。前來函，言生詩太略，非略也，其實無佳者。今又托一友人挑出一帙，其中可存者甚鮮，乞酌之。肅此，并候，不具。雲伯年兄，生阮元頓首。

荔峯入南齋，甚佳。錢林等亦多中者。

與陳雲伯書十一

戊寅春初，從揚州寄到手書并詩刻二部，遠而能達，披讀欣慰何似。

生秋半由鄂岳閱兵，及于衡永，望洞庭，登南嶽（有詩數首），可謂勝遊。到永後，奉移任兩粵之命，即由全州入粵，窮湘入灕，經過桂林，奇峰怪洞，生平未見，惜筆荒才拙，事繁心祿，未能多見於詩。到羊城後，知海寇已靖，岸盜尚多，捕治不可少懈。而英吉利者近年頗不安靜，當籌所以鈐制于事前。十一月坐師船出虎門，經歷外洋，復由外洋回澳門等處察建砲臺等事，此又一瀛舟耶？抑命中踪跡多當在海上也。

書卷無暇親理。常生近在都，官戶部；福兒已往杭，贅于許氏；祐兒、孔懷二子皆在粵，一切平安，幸毋廛念。詩集中與生關涉詩句極多，有似微之之事常見於白集，異代見之，可並想見吾二人也。惟俗腹鮮暇，尚未能作敘，且俟少暇當爲之耳。

張鍊槍頃又招來粵營教槍矣。此間有高二桿子者，亦好槍枝，在關部處，此人即當年十額駙家教習也。曼生、孟昭近況未知何若？葉上海常有書來。江南得香谷爲之，當大有起色也。肅此奉答，并候近祺。不具。雲伯年兄，生元頓首。正月八日雨牖。

詩第十二卷廿五葉「七月月初六」，此是誤記，實乃六月廿二日也。又廿六葉「寶玉侯」，應改「兩列侯」，蓋礫者是進祿侯，先斬而後始知者又一侯，其餘二侯歿于洪流，知其名曰耀曰楚而已。至于寶玉侯，則身在安南，未入海而主謀于國者也。

另，〈敘〉甚善，惟其中鉅公係指蘭渚乎？相門乎？似尚宜詳之。拙作近十年詩行將槩于粵中，惜未能邀大雅酌定之也。

與陳雲伯書十二

冬暖春寒，想彼此同之，近體安健爲憶。尊著詩刪定後，想已有刻本，乞爲付下，以便撰序。江蘇清查之事，知名下尚不至累陷，目前之苦且耐之耳。今因常生過蘇之便，肅此奉問。常生在蘇，尚欲覓辦貢付一二事，如人地生疏，乞指教之。但伊不可在蘇多逗留，以二三日爲限耳。此屬。雲伯年兄，生元頓首。

與陳雲伯書十三

前閱京抄，知奉旨准授江都，喜慰之至，想此時已到任矣。郡中民心易得，辦數起刮棍，審兩堂好官事，即起頌聲。況長才無所不到，且朝廷用賢之際，正賢者振作之秋也。傳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此蒞江都之謂也。

昨有端石二塊，托引見便員奉致，想隨後可以到揚。阿戎詩學幾欲突烟梅，惜揚州捉筆詩人罕其敵耳。梅叔一函，希爲致之。梅叔在家爲生洲事所攪，洲事爲策守所攪，策守不知何事屈于旗丁，而在我洲子母相連之義產，硬誣爲江心突漲。乃上冬十一月廿三儀徵馬父臺乘轎由母而達子，不知是相連耶？抑突漲不相連也？想此時王觀察已勘定矣。如梅叔有字來，希代致于粵也。粵中諸尙安靜。西省自多獲之後，亦爲安靜。生近況尙靜；惟女婿以肝風舊疾卒于粵署，未免難以排遣。肅此，再爲手泐奉致，并候政佳，不具。雲伯年兄父臺，生阮元頓首。

父臺必頒要□，琴陽亦如此，但不稱治可矣。

與陳曼生書

如入署時，可使過夢華家，看其病若何？元有金釭飛霜鏡二木匣，係夢華取去欲作詩者，今欲取回，望向其家查取之是荷。此致曼生年兄，生元頓首。（據上海圖書館所藏墨蹟彙錄）

森按：此及上〈與陳雲伯書〉各通，承上海圖書館梁穎先生檢示，書此敬致謝忱。

與錢梅溪書

春仲由芝軒先生處送到手函並惠各件，披情文于尺素，玩雅意於群珍，藉慰濶懷，曷勝欣躍。自別來三十餘年，彼此皆爲健在，吾兄固善善有素，可歲邁山舟；弟之素弱多勞，往來於巖壘瘴路，不致仆臥，真傲幸矣。又知三子四孫一曾孫林立膝下，足娛老境。弟蒙恩內召，勉力趨公，但衰不能支，想亦不遠。現亦三子九孫，京、揚各半居住。自己目昏心忡，來書不觀，輟筆不作，凡所自寫，草草而已。

細玩來函，筆墨仍前不老，可見精神純固之至。日本漆盤即置案前，佳箋即用以奉答。縮本《石鼓》妙極，縮《泰華》諸碑亦妙。《履園叢話》已經披讀一過，付與兒輩觀之，其中頗多嘉慶十年前後之人之事，如憶舊學，如見古人，非公載筆，化爲太虛矣。肅此奉謝，并候台安，不既。梅溪老兄足下，愚弟阮元頓首。

再者，《言子》一事，弟按凡各子書名爲某子某子者，如是漢前本有成書而流傳至今，乃爲可據；若宋以後人在各古書內采集而成者，則未可據。今閱目錄所列，〈禮運〉二段固可據，刻石亦宜；至於從《論》、《孟》、〈檀弓〉內摘出者，則可不必。至于《孔叢子》、《孔子家語》，

皆是後人僞作，尤不可摘，尚不及《論語摘輔相》也，故用隸寫刻，似可不必。若將目錄前半列爲一子，刻成一書，則可以家藏一本，不似碑搨之不易得，年久易零落（不表必散，表每無力）也。但即刻前半，亦未可輕率，須得顧千里等精細碩學之人校論一遍方□，此事所以未能如屬也。弟元又啓。

〈禮運〉隸石，似可嵌言子廟中。（錄自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卷三）

與孔繡山書

〈金石志跋〉擬改爲〈後序〉一篇，將來即印訂於錢、阮兩序之次。四庫七分之說，〈序〉中不便涉及，緣乾隆年間辦理此書，皆是于文襄公親爲承旨，必已議及，斷非遺漏，所以未曾辦一份者，必另有原故，大約惟文襄知之。此時事隔多年，何能妄推其故。

至於元所進《四庫未收書》，原望官爲續辦，但嘉慶年間未辦，斷無道光間再辦之理；況御筆「宛委別藏」，亦是得之傳聞，未便序入，此不言溫室樹之義也。上公如以奎閣下可貯，則可先製大廚七張，酌一廚分幾層，可先以角亢氐房七字編之，餘俟續辦。或將此序另刻詩箋樣一張，多印數百，分送中外之人，俾咸知悉。其餘章程，可照酌《擘經》而行。元家文選樓久已列四十廚，編東壁圖書府四十字，今已滿三十廚矣，特廚低小耳。阮元白。（錄自孔憲彝《韓齋稿》鈔本卷首，原件藏廣東省中山圖書館）

與梁茝林書

《款識》冊收到，末頁得寫兩行，結一緣妙極。蘇、趙兩卷，今日邀人共賞，于蘇卷尤爲叫絕。此卷真著意巨製也，或疑此卷宋末、元時何致無一跋？坐中客曰：「此必有之，必爲好手割去，將真蹟另摹一卷。跋真蹟僞，蹟真跋僞，往往而然，幸此未遇僞父造僞跋耳。」其宋箋尤妙，不能僞；趙卷亦佳。若題引首，則何敢下筆！此復，并請即安，不具。館弟元頓首。（錄自陸心源《穠梨館過眼錄》卷三）

森按：信中所言蘇卷，即東坡書〈昆陽城賦〉卷，陸氏《經眼錄》卷三著錄。

與張南山書

蘭甫到揚，寄來《經字異同》收到，此書尚須訂補。尊著《國朝詩人徵略》，此書甚好必傳。如有續刻，便中寄一部來。尚有諸家別集及近人所撰應續入者甚多，路遠無由奉寄耳。月亭諸公同此道候。生病左足，艱於行動，衰老日甚，蘭甫親見者也。草此數行，順候近祉，不具。南山年兄足下，生阮元頓首。（錄自張維屏《花甲閒談》卷十六）

旌表孝行楊君家傳

君諱岱，字元峰，號守默。其先世出湖州石林葉氏，曾祖德賢撫于楊，遂姓楊，常熟人也。祖廷錡；父繼祖，國子生，皆贈奉直大夫。君生有至性，及長，以父病，遂棄舉業，精岐黃。父患口癰，君爲進飲食，必親舉匙納之；既卒，毀幾滅性。

君生平尤樂爲善舉，凡建宗祠一、丙舍三、族姓義塾一、里中義塾一、義莊一、義冢四。里中石堤一、石橋六、浚河一；其他以遺產讓寡嫂，濟鰥寡孤獨，倡眾出粟振恤，爲母壽以減佃戶之租，不可枚舉。嘗語人曰：「天地生財，本以供人之用，用得其當，則吾心與分俱盡也。」其奉母袁宜人，如其侍父之日。袁宜人年八十餘，君爲孺子慕，顏其室，曰愛日齋、曰北堂，開池鑿石，栽蒔花木以爲娛。嘗賑荒，大吏以君名上于朝，君力辭之，以例授布政司理問。嘉慶八年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有六。越二年，里之人士復以君孝行請于朝，明年得旨建坊，入祀忠孝祠。

君性仁慈，工楷書，喜獎掖子弟，其鄉術文教之興，咸歸其功于君焉。配陶宜人。子四：景仁，舉人，內閣中書，官至員外；景誼，工部主事；景墉，翰林院待詔；景珪，兵馬司吏目。景仁、景珪，俱副室尹宜人出。孫十二人：希錫，國子生；希銓，舉人；希鈺，國子生；希錄、希鎮、希鈞、希釗、希鏗、希淦、希欽、希鈞、希鉞。

論曰：爲善無近名，是故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也。若夫楊君之孜孜爲善，豈非所謂順于道者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君子于是知楊氏之子孫必大也。（錄自清楊希潔《恬庄小識》，《常熟鄉鎮舊志集成》本）

森按：此文承揚州大學教授祁龍威老前輩檢示，書此敬表謝忱。

贈河南道監察御史何君墓誌銘

君諱迓衡，字纘徽，又字二穆。其先世居粵之南雄珠璣巷，元末遷博羅。五世祖字新，明舉人，旌表孝子。六世祖桑林，始居城東渡元坊。祖其寬，父元漣，贈中憲大夫，皆隱居不仕。贈公生子三，君其第三子。

君天性孝友，初仲兄爾忠入京謁選，二子一女無所教，君慨然曰：「兄遠在都下，兩子學未成，女未適人，是誰之過？」迺資助之立家塾，延名師，朝夕訓教之；又皆爲之營嫁娶。後兩子皆廩膳生，里黨稱造就之力君爲多。君性爲善，修橋梁、書院，皆欣然任之。交游之客常滿，欸欸無倦容。鄰有小竊某犯輕竊，爲有司所執，君憐其母老且病，乞於官釋之，其母率某詣君匍匐伏謝過。俄君被竊，衣篋盡空，其母知子所竊，乃泣曰：「人救汝，而以竊報之，禽獸不若，我有何面目見何公也？」呼號不欲生。某泣悔，乃共抱所竊物登門請死。君仍予以萬錢，使爲正業。母子涕泣去，不復爲匪人。其厚德之行類若此。

君少負才學，以太學生讀書羅浮山寶積寺十餘年，不圖仕進，惟以娛親訓子爲事，作〈空山抱膝圖〉以寄意。君以南鈺貴，贈中憲大夫、河南道監察御史。君配曾氏，贈恭人。事舅姑以孝聞，凡聞君拯貧乏、卹孤寡，力贊成之，雖脫簪珥不計也。君生子四，長南錕；次南鈺，嘉慶己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北城察院，雲南臨安府知府。次南鍾，國子學生；次南銑，早卒。孫：晉基，應準、□基、應翰、遺馨。曾孫：聚羣。君生於雍正庚戌年六月七日，卒於乾隆己亥年三月十二日，得年五十。曾恭人生於雍正辛亥年二月十四日，卒於乾隆壬辰年十二月十一日，得年四十有二。其子南鈺將以嘉慶二十三年月日合葬於羅陽之東原。南鈺，余門生，被君教，端人也。余序其略，且銘之曰：

羅浮山脈，神僊之窟。生可讀書，沒可藏骨。

惟書與梅，其香繼發。昌宜子孫，視此瘞碣。（錄自阮元等修《廣東通志》卷二百二十七）

童母陳太恭人墓表

太恭人姓陳氏，鄞縣名儒燠之季女。適童，爲贈朝議大夫甬川先生孝源配，生子槐。太恭人通詩書，槐襁褓中即教以字，稍長，就外傳，贈公率嘗客遊，太恭人晨夕考所業，弗少倦，若嚴師然。與人恭惠仁愛，雖賤者皆遇以禮。治家有法度，凡婚嫁喪葬之事，稱家所有，

部署適當。家無中人產，三黨有以匱乏告者，賙之恐弗逮。進一食，有一不得食者立其側，弗甘也；御一衣，有一不得衣者在其側，不燠也。

槐官御史時，常夜歸爲奏草，太恭人召之前，曰：「兒所言事，吾不當與聞。即有所彈射，宜出必不得已乃發，若訐人短以炫己長，乃己之短也。一糾一舉，國是繫之，勿借以立名可矣。」子一，即槐，嘉慶乙丑進士，由工部主事歷官甘肅蘭州道。女子子四，適謝、徐、張、周。孫一：恩。女孫二。嘉慶十四年封太恭人，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卒於蘭州官署，年六十有九，槐奉喪歸鄞。

始元爲浙學政時，舉槐優行第一，因得知其有賢母。既聞太恭人教槐之言而歎曰：「大哉此言！夫古所稱名臣，非無矯異絕特之節概，足以震世俗、厲世敝也。然當時之人或得被其福，或不得被其福，豈節概固不盡同？大都其意之始發，有公私之異耳。觀太恭人所以勸槐，誠深識大體，豈煦煦博忠厚名者哉！」二十一年四月三日祔葬於鄞西五嶺之原，距贈公之葬十有五年矣。銘曰：

母之爲教，有德有文。闕厥幽光，耀其後昆。長松堅石，鞏此墓門。（錄自童槐《今白華堂文集》卷三十）